

北國之夜（一幕四節）

日本秋田雨雀作
倪貽德改譯

人物：

開墾者

主人之影

布爾札（蒙古人）（原作為日本之倭奴）

開墾者之妻

長女

次女

三女

旅行者及其妻兒

場所：

蒙古，庫倫附近的鄉市（原作為北海道）

舞台的左手，一片被雪蓋了的荒野，右方為開墾者家庭之內部。正面的左方，玻璃窗戶

（ 1 ）

一。家屋的構造粗笨而堅固。從左面玻璃窗外望，可見簷頭之冰柱。室正中有大火爐一，火正熊熊地燃着，水壺中的蒸氣上噴。窗下置寫字檯和椅子各一，檯上有賬簿三四本。洋油燈從上懸下。右手門旁置金庫一。一望而知爲蒙古開墾之成功者的生活。

第一節

開幕的瞬間，主人坐於寫字檯旁作算賬狀，餘四人圍於大爐之周，嗑着薑湯，一年輕之主婦，作調薑湯的樣子。

長女：（拿着薑湯的杯子）媽媽，外面的風真不小，好像又在下雪，你看玻璃窗戶上的雪，又堆得那麼厚了……

母親：（正在煮湯，聞長女言，作抬頭看窗戶狀。）啊，像這個樣子，明天的大路怕又走不通了，我來蒙古二十多年，像今年這麼大的雪，却是從來沒有見過。

長女：好在爹爹昨天晚上回來得正湊巧，要是弄到今天晚上回來，還不知道要耽多大的心呢。

母親：真的呢，這到是一件順頭的事。二妹，再給一點你吧。（拿着薑湯瓢）三妹你再不要吃了，多吃了睡不着。

三妹： 嚙……我還要喫一杯。

母親： 你還不聽話的孩子，你剛剛不是已經喫了一杯麼？三妹她還只喫得半杯。聽話的看孩子，我歡喜你，你分一半給她。

二妹： 你不曉得叫姊姊分一半給她麼？

長女： 好好好，三妹你拿杯子來，我分給你。（三妹拿着杯子喫得很甜蜜的樣子。）

母親： 喫過了，大家統統去睡覺。（回過頭去向主人說）你也喫一杯吧？今天晚上太冷了，喫點薑湯發發熱，早點睡覺吧。

主人： （仍舊坐着不動）嚙，今天晚上的風真不小，神差鬼使似的，好在我昨天回來了，要是弄到今天那就糟了。小孩子們，早點放她們去睡，你們統統去睡，我還有點兒東西要寫，薑湯你替我煨着好了。

母親： 今天晚上太冷了，要寫的東西留到明天再寫吧。

主人： 那談何容易？明天要是天晴了，我還得上庫倫去一騎。

長女： 爹爹還要上衙門裏去麼？上回的那件事，還不會辦好麼？

（ 3 ）
主人： 還沒有辦好，可是差不多了，因為對頭盡是些沒有受教育的東西，真是麻煩極

了。

母親：太麻煩的事，不要和他們太生關係的好。不講道理的對頭，真是再可怕不過的。

長女：真的呢，那些人她們每次在車站上看見我的時候，老是極下流地說些無聊的話，真討厭極了。

主人：（含怒）那一干東西，他們除了那種無聊的手段，老實說，就來不我過……官司也打敗了，註冊也弄妥了，他們除了胡鬧有什麼法子來對付我。

母親：無論如何，我們老是和那些無知識的人做對頭，真是不值得。又不是有甚麼錢賺的事，老是住在這麼樣冷的地方，受人家的怨恨，將來對於大女的出身，也沒有甚麼好處，想起來真是懊惱。

主人：總是和你們說不清，現在一切的問題都差不多要解決了，只要事情一解決，我將來把農園裏的事統統交給管理人，自己還是打算到天津或是上海去住家去的。那時候大女不是也可以上學嗎？不是也可以每天會着了麼？

長女：爹爹的話總是只聽得從口裏說，沒有看見實行過一回，誰也不會相信你的話。

父親：不相信就不相信拉倒，你看好了，我以後怎麼樣做，你看好了。你們要知道，我來

這裏的時候，你們還沒有生，我一個人跑到溝裏來，簡直睡覺都不曾閉過眼睛的作過工夫來。那時候這一帶都是一片荒土，那一邊比較高的地方，稍爲有些蒙古人的部落，我和同來的那些人，大家一塊兒把這一塊把這塊荒地開墾出來，最初是種些豆子，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收穫時候那高興的情形，就是到現在都忘不了。那些江北人，他們來到這裏來，那還是後來的事情。我還記得，我們喫馬鈴薯和蠶豆過日子的時候，現在想起來真如一場夢。

小女：

（突然）爹爹，那時候有豺狼吧？

主人：

哦，多得很，有一天，爹爹在牧場門口那株大樺樹的底下，遇到一只豺狼，幸虧那時候是和布爾札一同走，那個人的力氣怪大的，豺狼正張開口咬我們的時候，他照頭一斧就把牠劈死了，因此那多爾袞就常到我們的家中來。

二女：

那個布爾札到底有幾歲了，爹爹。

主人：

到底有幾歲那我不知道，連他自己也不清楚吧。

母親：

真的呢，那布爾札老是那付面孔，我初來到的時候就看見他那一臉的鬍子，現在還是那一臉的鬍子。

(5)

(6)

長女：媽媽，你說蒙古人起初碰到的時候，真有些可怕，弄久了，實在也沒有甚麼可怕的地方。

主人：當然，你要說蒙古人，他比內地人要氣得多啦，他們還知道人家的好處。世界上最可惡的便是那些江北人，沒有一個曉得人家的好處的。爲他們江北人的事情，爹爹不曉得出了好多的力，他們那些忘恩負義的東西，後來反把我開墾的土地說他們自己的。(辯解地)那些事，他們江北人哪，固然也有化錢買的土地，後來弄到中途，他們吃不住，把所有的土地統統一賣回去了。那時候爹爹接着正式的手續，下了莫大的基金，將那塊土地開墾出來，等到後來有收穫的時候，他們又跑出來了，說是他們的土地。你要說道理給他們聽，他們又不懂，爹爹從年輕的時候起，自己也不願意賜恩惠給別人，同時也不願意受人家的好處。這就是我的哲學，也就是我的道德。換句話說，就是人家的生活，我也不想沾染一點，同時人家也不想佔我一步。

小女：媽媽，要了。

主人：放她們去睡，二女你也想睡了麼？快點放她們去睡。

母親：好了，都去睡，二女也一同去睡。

小女：媽媽還不睡嗎？

母親：我也去睡，先招呼你們去睡。

主人：身上烤熱些，一要弄傷風了，一起再烤一烤去睡。

（兩孩打開手向火爐烤火，臉上映成紅色，顯出一種滿足的幸福。家庭間繼續溫和的沈默。）

主人：二女和三女上這兒來，（拿着她們的手）手烤熱了麼？嚙，好！遲着熱的時候睡，到明天早晨不會冷了，好好去睡。

（母親攜兩孩從右門入，主人仍向書桌，長女在烤火，鐵瓶中蒸氣上溢。）

長女：爹爹，你也喝一杯薑湯麼？

主人：嚙，喫一杯也好，替我調濃一點兒。

長女：（一面調薑湯一面說）爹爹，哥哥那裏近來有消息麼？

主人：上個月月初頭有一封信，他說來年開春要我把你也送去。

長女：（很喜歡地）真的麼？爹爹你來年一定送我去麼？

(7)

(8)

主人：當然可以，我到來年夏天也打算回上海去的。爹爹這趟回了上海，打算好好兒做點兒事情。

長女：爹爹，你還要做事情麼？

主人：當然非做不可，一個人做工要做到死在了事。爹爹當年並沒有打算到這麼個地方來做事情的，也是想和你哥哥一樣，在北京讀書的。可是爹爹沒有像你哥哥的命運好，沒有人供給學費。爹爹在年輕的時候，很相信一個人哪，祇要一鼓作氣的很認真的去做自己的事業，幸福便自然而然可以造成功的。可是不然，事實上不怕你怎麼樣很認真的去做，總是奈不得他們有錢的人。他們有錢的人哪，學問也好，勢力也好，統統可以化錢去買來的。我們光憑着認真兩個字，什麼也換不來。爹爹那時候很怨你那沒有錢的祖父，所以就從家裏一個人逃出來，跑到這裏。如果爹爹不在這裏做出這一點兒事業來，連送你和你哥哥去讀書也恐怕做不到，就是這樣子過日子，都恐怕不容易吧。

長女：（將薑湯拿到書案前）爹爹覺得世界上的金錢就那樣寶貴麼？

主人：你要知道，爹爹做事業的目的，並不是完全爲着要賺錢，可以說是要報復這個無情

的世界——報復這個使你爹爹受苦的這個世界。

長女：可是我們現在這樣的生活，在爹爹你以為是真的快樂的世界麼？據我看來爹爹的生活沒有比這樣再苦的。

主人：錯是不錯啦，要說他不是快樂的生活，又何嘗說不下去呢，可是在爹爹可以說是無可奈何。快樂也好，痛苦也好，在爹爹實在沒有考量的工夫。

長女：那才是沒有意思呢，我覺得一個人哪，不怕怎麼樣受苦，祇要能夠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常常考慮地過活下去，也算是幸福了。

主人：在你是那樣想，在爹爹呢，覺得除了這樣的生活外，再沒有別的法子了。你們那裏知道世界上的難處。

長女：可是爹爹，在你覺得有意思的生活，也有我們不感覺趣味的沒有呢？

主人：（很認真的）那是說不定沒有，可是我到現在，何嘗沒有想到你們的幸福呢？我並不是為着自己的生活來使你們受苦，簡直說就是為你們的幸福我在這裏做工呢。

（遠處聞狗吠聲，主人和長女暫時的沈默。）

（9）
母親：（從內室裏出來）外面的狗叫得很厲害呢，真冷得古怪，大女也去睡吧。（向主人）

(10)

你也快點收拾睡吧。

主人：（收拾賬簿）好吧，今天就這樣子睡吧。手凍得簡直伸不開了。（站起來，走向火爐，烤手）好像還在那兒下雪吧？老天爺不曉得要下到幾時為止。

母親：你聽，狗還在那兒叫，把門門上吧，大家再烤一烤去睡好了。

主人：我關外面的門，你把裏面的門關上。（主人開開門一看，雪花撲面飛來，打冷顫，作努力逆風關門狀）唉，下得真兇啊，說不定明天的道路又要弄沒了，快點關上去睡拉倒。

（母親從右房進，長女整理室內，將杯子等物置架上，主人用火筷息火，火花四散。）

長女：（神經質地）爹爹，聽，那一個來啦？好像是有人走路的神氣。

主人：（傾耳作聽狀）沒有那麼些事，下這麼大的雪，在路上走着幹甚麼！

長女：爹爹你聽，真的呢，好像有人在那兒出氣的樣子，喲，在那兒說話，

主人：（無關心地）這樣的晚上還在外面跑，真是不怕死的東西啦。好，再烤一烤去睡。

（主人再回書案）

第二節

全身被雪包着的兩個旅行者從左手出，似夫婦狀，女的背着一個四五歲的小孩子，走到開墾者的門旁，精疲力盡地蹲了下去。

男：（敲門）借光，借光……

長女：（銳敏地）爹爹，有人在外面敲門……替他打開吧！

主人：（本能地）不要響！

男：（敲門）借光，借光……

長女：好像很累的樣子，如果不放他進來，恐怕會凍死在門前呢……爹爹，聽他的聲音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呢。爹爹，打開放他進來吧。

男：（敲門）借光，借光……對不起，我們只稍為打擾一下兒，請你開一開門吧！……

母親：（從內室出，對着主人）你聽誰在那兒敲門吧，爲什麼不理會他呢？……

主人：（比以前更冷靜的）這樣冷的晚上，沒有不怕死的東西敢在外面跑的……你們不要做聲，他們自然會跑開的。

母親：那樣未免太可憐了吧……我們替他打開又何妨呢！

(11)

(12)

主人：那裏那樣歡喜管閑事！你知道他是什麼人？你們不要管，去睡吧。

女：（慢慢的站起來，靠着板壁說）借光借光，請你們把門開一下，我們不會常久打擾

的……我們是遇到大雪來避避難的……現在累極了，肚裏也餓得不得了……我們還有一個小孩子。……（說不出聲）

母親：（無意識地靠着牆壁，聽女人說話）聽，他們累極了，肚裏也餓極了。……

長女：媽媽，他們不是說還有個小孩兒麼？我們替他吧門打開吧。

主人：（次第增加他的病的冷酷）叫你不要管就不要管，那裏這樣愛多事？去睡，不準你們多事！

男：我們並不是什麼壞人……是今天早晨從庫倫來的，走到路上遇着了大雪，差不多要凍死了……在十多里的前面，望到你們的燈火，我們才奔起來的，這一帶別的人家一家也沒有……請你們開開門，救救我們的命吧，真會活活的凍死……

母親：他不是說在十多里前面望到我們的燈火，特意奔過來的。

主人：說不要做聲為什麼定要做聲！

男：（以指扣門，一面說）好好壞壞請你們回一句話吧……因為只要你們口裏一句話，

就可以救得我們三個人的性命……從這裏可以看得到你們在那兒站着……太太，請你積一點德，放我們進到有光的地方去一下吧！

(主人本能地將燈吹息。)

女：(順着男子的說話，壯一口氣地站起來說)我們不會常久打擾你們的……我們只想把這小孩子身上的雪掃一掃就出來的……這個小孩子差不都要凍掉氣了……橫豎是要死的，我們只想把他放到暖和的火旁去掉氣……請求你們把那個暖和的火爐借把我們放一下，就是死了也可以甘心。……

長女：爹爹……爹爹……你把燈火吹息了做甚麼！?

(主人仍然沈默不應)

母親：(向着主人)這是什麼一回事啦？……這些人他們是你的敵人麼？想不到你今天晚上會這樣同平常不一樣？……他們的說話你也聽見了沒有？

(主人不動聲色)

男：你們說話的聲氣，一個字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很親熱的聲氣啦！我們聽到了都覺得身上暖和得多，可憐我們一天連人的說話聲音都沒有聽到……這個門你已經

爲我們打開了麼？

（兩人同時推門，屋內長女的哭聲，主人像石一般的沒有感動。）

男：門門還是門着的……不曉得爲什麼不肯打開？……這裏只要爲我們開一尺也就夠了……我們明天一大早等你們還沒有起來的時候就會走的……一點兒也不會使你們受麻煩的。……

女：要是怕麻煩不肯放我們三個人進去，只就你們把這個小孩子放進去都可以的，我們兩個人就到你這廊簷底下睡一晚……老爺太太小姐，請你們看一看這可憐的小孩子的面孔……（屋內黑暗，除長女哭聲之外，沒有別的聲音）唉，實在沒有法子，我們走吧……橫豎再求也是沒有用的，反兒就誤了路程，唉，走吧！

男：（無力的聲音）沒有法子，還是走的好，（急忙又轉想着地）我們再求一遍看吧，或者還有一點希望，你看火爐裏的火還在那裏燃着……借光借光，我們不是過意的來討厭使你們麻煩，我們這個小孩子如果死了就和我們死了一個樣，如果你們能夠把門開開一下，我們明天仍然能快活地活下去……你們万一不肯打開這個門，不知道是甚麼道理……只要把道理說把我們聽聽，我們也很願意的離開這裏……只要你們

(15)

回我們一句話。

女：太太，你也是有少爺小姐的，愛兒子的心大家都是一樣，……太太你總該回我們一句話吧……對不起，吵鬧了，我們走了。

（屋內的長女想跑到門邊去的樣子，被主人阻制住，誰也不能發言）

男：（完全失望）唉，再也沒有法子……爲着這個孩子，我們還是把精神鼓起來向前面走吧！

女：對不起了，我們剛剛在這兒騷擾了好久，請你們原諒！如果萬一我們三個人今晚逃不過死線，明天我們的死屍碰到你們眼睛裏的時候，請你們不要把他讓野狗吃了，隨便在路旁挑一點土埋了，我們就感恩不淺啊！

男：（一面走）不要說那些蠢話，再說也是不中用的，走吧！

（二人像被雪埋了一樣，一步一步的從後方走去了。室內繼續長時間的沈默。）

母親：（默燈）到底還是走了。

（主人做緊縮的表情，坐在寫字檯的旁邊。長女兩手蒙眼站在門旁。三人各不相看，門外依舊狂風，表現出一種荒涼的景象。）

主人：（嚴格地）統統去睡，現在我還有一點兒事情非辦不可。哼，你們老是高興爲人家的生活來受苦，試問有甚麼好處？我一生是不願意妨犯人家的生活，同時人家也不要麻煩我一步。

長女：（突然的）爹爹，這就是你的哲學麼？（半哭的樣子）未免太不近人情了。這種不近人情的哲學不是人類的哲學，是石頭的哲學。

母親：（走到女兒的旁邊）嘿，這種話都是對爹爹說的話麼？你這孩子，真的糊塗了。

主人：這孩子今天有點興奮，你招呼她氣平一點，放她去安神吧！

母親：大女，去睡吧。你今天晚上發了甚麼毛病？女人家不要這樣脾氣躁，來，同媽媽去睡。

（母親牽着長女從右手門內入後，主人在爐內加火，壺中加水，再向書案坐下。）

布爾札：（在門外）老板，睡了麼？

主人：布爾札麼？

布爾札：嘿，是的。

主人：正預備睡，這麼時候你還在外面跑甚麼？

布爾札：冷不過，一個人在家裏烤火，老板，那裏有這樣冷呀，今天晚上要不喫一點兒酒，這條性命都怕有點兒靠不住吧。

主人：你到底打算喫多少，剛剛不是喫了沒有好大的功夫麼？到明天早晨再喫吧。

布爾札：不興啦……只要一點兒就可以了……老板，剛剛怪可憐的，那兒死了兩個人，好像是南方人的樣子，你曉得麼？

主人：（無意識地站起來）死了麼？那一個死了？死在什麼地方？

布爾札：在那個橋邊，從這裏可以看得見末……那個女人背上還背着一個小孩子，真的蠢啦，幹嗎不跑到你們家裏來呢？都說是南方人很聰明的，看起來還是有幾分蠢氣。

主人：（不說話的把門打開）進來吧，布爾札，你剛剛說的話是真的麼？

布爾札：（肩上積滿了雪手上拿了一個酒瓶。）我們蒙古人是不撒謊的……請你再給我打一
瓶酒可以麼？

主人：（無言地對着布爾札）你說死了的是什麼時候的事？

布爾札：剛剛麼，還不大的工夫。老板，酒請快一點兒給我。

（主人仍然是無言地，從布爾札手上將酒瓶拿過來，走到爐旁的酒罈邊，倒酒給布爾

(17)

札。)

布爾札：(得酒以後現出很高興的樣子，向主人再三地鞠躬致謝)老板，謝謝你，謝謝你，……請睡吧，明天再見。(布爾札去後，主人現不安狀，把門關了，火滅了，燈也吹息了。舞台全暗。

第三節

舞台復現微光，覆面強盜一人，執礦山中的瓦絲燈一，站在屋中，眼中發異光。主人從右房出，兩人在短時間內暫時沈默。)

主人：(很精銳的聲音)你是那一個？

覆面人：(一種很有力的聲音)你是那一個？

主人：我是這家裏的主人。我問你，你得了誰的許可，跑到這房子裏來？

覆面人：誰的許可也沒有得，我自己跑進來了。

主人：深更半夜你跑到人家家裏來幹甚麼？

覆面人：來幹甚麼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可是你大概猜得着我幹甚麼的吧！

主人：(很氣憤地)這樣隨便跑到人家家裏面來，豈有此理！你究竟是誰？

覆面人：我是個強盜。

主人：（極恐怖而憤怒音）強盜跑到我家裏來幹什麼呢？

覆面人：強盜是做的甚麼買賣，你知道麼？老實告訴你，強盜進了門以後，諸事要放明白一點的好。

主人：你要甚麼？

覆面人：我沒有的東西甚麼多要，我自己沒有人家有的東西，更加歡喜。你明瞭麼？

主人：好容易的事！哼，你不要弄錯了，怕強盜的不是我，就是憑我當年練過的這兩隻膀子，個把兩個強盜，還不十分胆怯。

覆面人：到不錯，排場到不小，哼，要是沒有這麼大的排場，你也做不來強盜。

主人：（含怒的聲氣）強盜？我什麼時候做了強盜？我問你。

覆面人：問你自己好了。現在時候不早了，不要誤了我的事，有什麼話放到後面再說。（變過語調）老老實實把所有的錢一齊拿出來，要是少一個就對你不起。

主人：啊啊，你原來以為我是個有錢的人麼？不錯，多多少少是有點，可是一起都是擱在事業上，現在統統存在銀行裏，我的事業并且要養活一百多人的。可惜了你這一

番精神，十分對不起，我這裏一個錢也沒有。

覆面人：你還要騙誰麼？大凡做強盜的，他要不知道人家的底細，他就不會跑到你的家裏來？

主人：隨你怎麼樣說，沒有總是沒有法子，看起來你還多少受了點教育的人，世界上甚麼事情不可辦，何必定要在這深更半夜跑到人家的家裏來？

覆面人：我不是來聽你說教的，你要放明白點，禮拜二，你從銀行裏拿出了兩千塊錢來，昨天你又從庫倫郵便局裏拿出一百塊錢來，少一文都不答應你。

主人：（凝視覆面人的臉）錯是不錯，你既然知道了，我不瞞你，可是那些錢不是我的，是這個月尾非滯肥料局不可的。要是從我手上遺失了那就糟了。求求你，這一個地方請你原諒一下。

覆面人：再到銀行裏去拿麼，何必說那麼些小氣話。

主人：（無力地）我並不是小氣，我是說的老實話。

覆面人：管不了許多，要聽你的老實話就做不成強盜了，痛痛快快地拿出來吧。

主人：多少拿一點吧，可是要我一起拿出來，那是萬萬做不到的。

覆面人：我不是同你來借錢的，你要放明白些，要是再不拿出來，你看這是甚麼？就是你這麼一個人，也應該曉得生命比金錢要緊吧，痛痛快快拿出來的好。（拿手鎗對着主人，主人面上次第現蒼白色）你想想清楚，性命和金錢，到底那一個要緊？我這個指頭在聽你的回話，你看見麼？

主人：（臉避開手鎗的樣子）唉，還有甚麼講的，可憐的，好容易我從年輕的時候起就辛辛苦苦的工作，直到四五年前，才真真過了幾天像人的日子。這樣的威懾請不必吧！

覆面人：錢，你到底拿出來麼？

主人：……

覆面人：（將手鎗更逼近些）你要不拿出來。我就是這一下。

主人：（拭淚）好吧，大丈夫做事磊磊落落，錢，是在那保險箱裏，手鎗請你收起吧，我現在上了年紀，沒有力氣了，不會抵抗你的，請你在那邊等一等吧。

覆面人：好，把手鎗收起是可以的，你快點拿出來吧。

（主人顫抖地開保險箱，取出錢來。）

主人： 來吧，這裏所有的錢，一起給你，請你輕輕巧巧的回去吧！如果老婆和小孩子她們要知道了，還不曉得要怎麼樣的悲痛！

覆面人： 閒話少說，我高興怎樣就怎樣，你要知道我不是到你這裏來借錢的，是來取錢的。

主人： 這些我都明白。總之這件事，我不希望我的家屬知道，我一生的生活從沒有被人家擾亂過，我也可以說一句大話。

覆面人： 哼，你知道吧！就是爲着你的生活不被人擾亂，不知道有幾千幾百人的生活被你攪亂了，照道理你也應該明白吧！

主人： 我何嘗擾亂過人家的生活？……那樣缺德的事我從來沒有做過，敢說是，世界上再沒有比擾亂人家生活的事罪更大的。

覆面人： 那是當然的嚕。你每天把他們當牛當馬使喚的人，他們很知道的，並且他們還在那兒實行。說道理我知道你會說，可是你的生活完全和你所說的相反。

主人： (忘記了自己的樣子) 你剛剛說甚麼？看你的意思你真想推翻我的哲學嗎？可是我的哲學不是從空想生出來的，是從五十年間的血汗中生出來，不會被你這樣的強盜容易推翻的。

覆面人：推翻也好，不推翻也好，你看好了，（從袋裏取出一根麻繩來給與主人）這裏一根繩子，聽我怎麼樣說，你就怎麼樣動，要是不動呢，我就要你的命！繩子你拿去
吧。

主人：（躊躇）拿起幹甚麼？

覆面人：你拿着，我怎樣說你怎樣動好了。

主人：（澹澹的樣子）這是根什麼繩子？……這上面這樣沾手的是什麼？

覆面人：你要問那沾手的麼？老實告訴你，那是血。

主人：（把繩子丟了）血！

覆面人：（拿手鎗向主人）拾起來！

主人：（顫抖地拾起繩子）有什麼你快快下命令吧！……時間拖長了我實在苦得難受。

覆面人：不要說那些不中用的話，你不是做過強盜來的嗎？你怕甚麼？

主人：啊，我現在差不多要發狂了，你同我到底結了什麼仇？我有生以來沒有受過這樣大的恥辱。到底我怎麼樣做的好，你說吧！

覆面人：不要發躁，你拿起這根繩子，統你的兒女去，（指着右手的門）你的那些兒女，統

統在那裏睡得很好的，還她們睡得很好的時候，你把她們一個一個絞死，我到可以答應你的。做強盜的人還應當知道一點情分。

主人：（恐怖）請你原諒我心，我現在在一點兒元氣也沒有了，我這兩條腿也站不穩了，請你不要說那些無理的話，輕輕巧巧的回去吧。

覆面人：你現在在發抖麼？你拿面鏡子照照你的面孔吧。……不要耽誤了時候，快點拿這根繩子去絞你的兒女吧。

主人：這件事請你放我過去吧……我現在這根繩子也拿不起了，怎麼能夠拿起來絞自己的兒女呢？……

覆面人：去！不要過意耽擱！你去不去？

主人：請你饒恕了我吧！我有生以來是沒有向別人低頭請求過的……這家裏有的東西你要什麼拿什麼去吧……殺小孩子的事情萬萬做不到的……請你饒恕我吧！

覆面人：哼哼，殺不下去是當然的啦，來吧，你把這個燈拿上，站到這房門口，不準動一步！

主人：你打算殺我的小孩子麼？這樣的事，我無論如何是看不過去的。

覆面人：你拿燈不拿。上這兒來，好好的拿起，不要做那付面孔來對我，就是托這扇窗門的福，你的妻子兒女都好好的睡着。在那個很暖和的床裏睡着，不知不覺的死去，那是何等幸福！

（主人像夢遊病者似的，跟着覆面人的手鎗，站在右手的門邊，好像失了知覺地朦朧地站着。）

長女的聲音：啊……爹爹……快點來……殺人哪……啊……啊……啊……

（母親和女兒的聲音雜作，來着一片打亂東西壓迫東西的聲音）

主人：等我，我馬上就去！

覆面人：動一步我就要你的命！

主人：（把燈火丟了）你要打你打吧！

（主人進房，手鎗的聲音，主人的呻吟聲，舞台全暗，瞬間。）

第四節

（舞台慢慢的明亮起來，外邊敲門的聲音，左邊的玻窗上慢慢的有晨光射入。）
布爾札：老板，太陽起來很高啦，還在睡麼？

主人：（慌慌忙忙的從房裏出來，清查室內一切物件。）啊，統統還在……（把房門打開，向裏面偵視。）統統還是活着在，啊，昨天是個什麼晚上呢？

布爾札：（敲門）老板，你幹事麼？開門吧，太陽菩薩在對着你的家裏發笑呢。

主人：（將門打開，日光從門外射入）布爾札，你來得好！（握手）

布爾札：（凝視着主人的臉）老板，你今天幹甚麼？你臉上的顏色真難看呢。

主人：布爾札，你看爐子裏的火還有沒有？

布爾札：（挖着爐子）哦，火還多得很。

主人：那好，加多點煤炭。

（布爾札加了許多煤炭，火焰上昇。）

主人：布爾札，你好好的烤一烤，把身上燒熱一點，同我一同去，幫幫我的忙。

布爾札：老板，上那兒去？

主人：你和我一同上昨晚死了的那兩個人的地方去，他們死在那乾淨的雪裏麼？……你好好的烤一烤。

布爾札：你今天幹甚麼？怪不得說你門南方人的心有兩個，是真的呢。唉，這樣是不興的，

我們蒙古人就祇有一個心。

主人：（握着布爾札的手）布爾札，你是個幸福的人，要你這樣子才算是個真的人！

（主人抱着布爾札表示敬意）

閉幕

近代文藝的背境

內崎作三郎著 王璧如譯

近代文藝，尤其是歐洲近代文藝，都是以各國民的歷史和文明做背景的。

故本書先追溯古代的希臘及希伯來文明，次叙中世紀的文藝復興，再次則叙近代的社會背景，然後詳論歐洲各國——法，俄，北歐，意，德，英——的近代文藝，使讀者極易理解。凡欲明了歐洲的近代文藝者當以先觀此書為快。

亡國奴與聖人

馬靜沉

鬧鬧的講堂裏，在第一次鈴聲未響以前，總是不會靜的。而且因為學生們還一個一個的繼續着踏進來，所以鬧聲更只是有加無已。

這大概是很普遍的現象罷，在無論那一個小學校裏，差不多每一個小學生都一定有一個譯名，而每一個譯名都一定有他的歷史和旨趣。

「今天要放假，」一個譯名「土地」的同學跨進講堂的門，一面很矜持的說，一面走近他自己的座位。

室內的空氣立刻更加沸騰起來。

「講堂之中，座次之下，有怪物焉！——」譯名「小張毅」的高聲念書似的念了這麼幾句，接着充滿了室內的是大家的笑聲。

「誰是怪物，自己明白！」土地有意無意的說，然而顯然含有敵意的話，誰也能夠理會的。但是這封「哀的美敦書」却並不能使伶俐的小張毅受窘。他忽然地起立，兩手向上舉出，正要做一種樣子形容形容土地，這時，學監「閻王」手裏拿着一根竹板走進來了。

(29)

於是立刻滿堂都寂然了；小張毅很迅速的坐下，很恭敬的樣子，一動也不動。

閻王命令我們都到大操場去集合，我們自然是莫明其妙，然而以爲這事頗與「今天放假」這件事是有點關係的罷。

全校的同學都一齊在操場上兩根線似的排列好了。校長先生似乎是滿面愁容的走來，手裏照例拿着的一根竹板也沒有了；他立在我們的對面，大不像往日的威嚴，只哭喪着臉，很不高興的向我們開始訓話了：

「你們知道麼，我們四千多年的文明古國快要亡了！日本人已經把併吞我國的公文送來，我們那位大總統也已經答應了！咳，我們快要作亡國奴了！……」

兩班螞蟻似的排列着的學生，鴉雀無聲的靜聽着，都茫然的望着校長的臉。

從校長的眼裏忽然掉下淚來了。

我們都大喫一驚，奇怪得了不得，心裏想，何以有鬚子的校長先生也會被打了手心一樣的流起淚來呢？做「亡國奴」，竟有比挨手心那樣的痛嗎？……奇怪奇怪……」

「所以，」校長忍着淚，咽哽着說，聲音低沉了許多，「我集合你們，告訴你們這一件痛心的事。不過，我們老年的人，再活也不過一二十年，所苦的，就是你們這些現在還一事

不知的少年啊！我今天向你們說了，希望你們要把雪恥復國的大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努力讀書，努力爲國，不要忘記了這付重擔子。今天我集合你們，還有一樁事，就是我們立刻到文廟裏去，到我們聖人面前去，去誠誠懇懇的向聖人懺悔，並且恭恭敬敬的禱告聖人，請聖人保佑我們，使我們不要變成亡國奴。」……

校長一鼓氣說完，就命令我們跟着他魚貫走出校門，向聖人的黃宮走去。

無時不緊閉着的「賢闕」「聖域」，今天忽然大開，似乎特意爲着我們而開的。

我們剛走進去，就覺得一股幽森之氣，逼得我們打了一個寒噤，心裏便不知不覺起了一種凜然的莊嚴的敬意。

我們走到大殿前，才看見還有先我們而至的許多從前的老同學，現在的□□中學生，在那裏三三五五的團聚着相互交頭接耳的議論着。

我們——尤其是我，那時的小心裏，簡直是莫明其妙：究竟我們該怎樣去向聖人懺悔呢？怎樣去禱告聖人呢？又怎樣纔能使聖人大發慈悲，使我們不至於變成「小亡國奴」呢？

金燦燦的陽光，射在黃牆綠瓦之上，耀得人眼睛都眩迷了。然而一時却很寂靜。我想，

(32)

要是在學校裏，一班人的講堂上的鬧聲，簡直可以使玻璃窗都震破的，現在音忽然這樣寂靜，究竟是什麼緣故呢？——我不能知道，不過我只感覺得，「啊，好莊嚴的『聖境』啊！」

「Shner」忽然口笛聲很尖銳的響了起來，我們就迅速的由四面集合到一處，照樣排成兩根直線。而那些我們從前的老同學現在的□□中學生們，也在我們前面十餘步遠同一方向排成兩根直線了。

我們面向着大成殿，聖像隱約的在暗處板着面孔向着我們，我，不禁有些悚然了。

另一個也像是校長的老頭子向我們開始演說了，也說得聲小而緩，這一點頗不像我們的校長。至於他究竟說了些什麼，我本來就沒有聽得清楚，何況到了現在，所以簡直就一個字也記不起了；不過大意還是和我們的校長所說的約略相同。

他說完了，我們的校長又同他悄悄的商議了許久，好像商議什麼軍國大事一樣的鄭重。結果是，我們的校長命令我們和「他們」全體，都像操「兵式體操」的「散兵線」似的，每人相距兩步遠的散開立着，這樣，最後一幕劇就開演了。

當我們立定之後，校長便再命令我們都一齊跪下；而他們兩位生着鬚子的先生和還有幾位教員學監們，也都在大成殿的陛下向聖像跪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這樣，這樣向聖人跪着，我們就可以不變成亡國奴了麼？……爲什麼祇是我們這些常學生的怕要變成亡國奴呢？當我們在街上走過的時候，所有街上那些農工商兵，都依然是「如若無事然」的樣子，怎麼他們都不怕當亡國奴呢？……」

我當時跪在那裏，滿面浮着汗水，心裏這樣想着。我再偷眼瞧瞧旁邊的同學們，豈不是也都汗水由面上經過鼻旁嘴角，而總匯於下巴，而滴於火熱的石板之上，而傾刻之間，就被太陽吸去了麼？

「還是要跪好久呢？如果照這樣的跪下去，真不知道要跪到什麼時候爲止呢？……好似跪在燒點心的「鐵鏟」裏一樣，上面也是火，下面也是火，無怪油要繼續不斷的流呵！」我想着，心裏有些憤然了。

「不跪又怎樣呢？不怕當亡國奴的人多着呢，希罕我一個無能爲的微末小子麼？……」然而，校長先生的要打人時可怕的面孔，拿在手裏的長長的厚厚的竹板子，手掌的痛楚，……這一切，又使我不能不忍耐着，假裝着一個怕變成亡國奴的人的樣子。

究竟跪到什麼時候為止呢，我已記不起了，但所幸的，我雖然沒有繼續一直跪到今天，然而直到今天，我總還沒有變成一個真正的亡國奴，這恐怕確乎是托庇「聖人」保佑的力量之所致罷！

花兒都已枯萎

湘樓

和伊們採來的花兒都已枯萎，

從此也不能和伊們再會。

我呆視着橫臥桌上的憔悴的花枝，

禁不住悲從中來！

○ ○ ○ ○

朋友噯，

我並不是在此後悔，

我祇悲哀我們的援救伊們的軍隊

爲甚麼中途撤回！？

十六年秋於故鄉學前湖畔。

花兒都已枯萎

明天啊，明天——

章依

「寒風吹透了兩肩，

清淚灑濕了雙眼；

明天呵，明天

景物依然人兒不見！

冷月飄下秋寒，

江畔笛聲淒咽——

別愁的侵蝕呵，

我的弱心戰顫！」

那一天，于江畔

隨感錄

一九九 歐洲整頓風化

北斗

承在上海的一位「吾家」寄給我一張十月二十四日的新聞報，「快活林」上有一篇獨鶴編輯的「談話」，題目歐洲之整頓風化。其末一節云：「可是如今歐洲反整頓起風化來了。而且整頓得非常之嚴。幾乎和我國老先生口中所講的話差不多。那麼歐化這兩個字的招牌。豈不從此要打碎了。」

(37)

中國人對於「洋□子」的態度我覺得有兩種。其一凡洋必好，例如某甲說過，「因為外國人吃雞蛋，所以兄弟吃雞蛋。」所謂歐化式的洋跳舞家，洋話家，高跟鞋家都是這一派的。其二凡洋必壞，——但是有一例外，如該洋人知道頌揚至聖孔子，整頓風化，（自然併能賞識蓄婢納妾的良風，小腳辮髮的美俗，）與我國老先生差不多，那麼這就很好，並且還應表彰，使迷途的青年知道西洋也有聖人而改悔自首。這一派的好意我是也很了解的，只可

惜他們的根據不大穩固罷了。

(38)

西洋也有聖人，這句話（或這件事）即證明了牠的反面：西洋也有臭虫。人總還是人，有智有愚，有善有惡，不問東西，無分南北。西洋的明白人比較多幾個，所以覺得他們可佩服了，但那里也有官，有富翁，有軍官，有道學家，有愚蠢昏憤的老小男女，所以他們也有些言行和我國老先生差不多，這原是極自然的事。爭自由，求平等，一歐化也，殺人放火，亦一歐化也；解放的戀愛，一歐化也，禁止接吻，官准賣淫，亦一歐化也；歐化雖同而是非迥異，凡精神健全者一見能別，無待費詞。如因歐洲整頓風化而以為中國所以也應整頓，則英日在上海廣州濟南等處的殘殺也儘可用作中國任何方面的殺人放火的辯解矣。

我們不要忘記，歐洲也還是在資本主義而且又正在反動的時代。干脆地說，看他們被壓迫者怎樣反抗，即是我國青年最好的師範。在反動派怎樣壓迫青年上我國老先生們也發見了忠實的同志了。

二〇〇 神州天子國

北斗

十一月六日讀賣新聞上登載東京萬里閣書房的廣告，有一冊「酒井麟軍護著」的「神州

天子國」，很引了我的注意。今將此節廣告文譯錄于下，其文曰：

「闡明皇統連綿二千五百八十有餘年萬世一系我大日本帝國皇基之源，高唱天孫民族之世界的君臨之實現決不在遠的未來，本書之出現將震撼全世界歟。此超越哲學宗教科學的未曾有之卓見，深奧之研究，為四十年間前後數十回出入死地之著者之獻身的畢生之著述也。際曠古之御大典，八千萬同胞必讀之國民讀本，卽此是也。」

皇大神宮熊谷宮司，霧島神宮能勢宮司，山口宮中顧問官，佐藤大教正，頭山滿翁，題字。本文五六二頁。定價二圓五十錢。」

同八日報上「批評與介紹」欄內亦有記錄，文曰，「此著者說我國建國之由來，以駁現代政治之腐敗，歎信仰思想之紊亂，最後痛擊德謨克拉西思想之橫行，力說皇基之振起之國體編也。」

照這上面的文章看來已可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冊寶貝書，我雖不看他的全文，也可以學某小說裏的一句話作批語：這個人如不被送到瘋人院裏去，將來或者要做一任文部大臣哩！不過我所奇怪的是，這是先天的，還是後天養成的呢？若是後者，那麼這又是怎樣養法？能夠人為地養成這種奇人的教育家倒真值得褒獎；旌表，與活到一百歲及青年守寡等同樣的不容

(40)

易。但是，他人瓦上霜且草菅罷，現在來試問我國有沒有這樣的人呢？自然，「神州天子國」的書是不做了，發差不多的奇論的同志或同胞也未必沒有罷？歸根結底，這種超越哲學宗教科學的卓見恐怕是東亞的共產，而且日本也是從我們老牌神州輸入的還說不定呢；懿歎休哉，此所以為東方文明也歟。

二〇一 吃人

獨夫

現代的社會，我想是進步的，請看殺人便了：鎗斃，不過一個人受了子彈奄然的躺下，不值得一顧；因此而有殺頭。亮晃晃的鋼刀從頸子上嚓的一聲揮過去，刀過頭落，鮮血直噴；或是像劈柴一般提起鋼刀從頭頂直劈下去，一刀不足，再來一刀，這似乎是很夠得喝采的了；但是短視的小子們，我寫一點殺人殺得還要進步的給你們看，你們當亦以有殺頭為不足論者乎？

溧陽這次不是又鬧什麼大刀會匪的麼？虧得官軍用了豬羊狗血，破了妖法，大獲全勝了。我現在且抄一段「錫報」上的記載給你們看。

「此次剿匪大獲勝利，生擒匪徒七名。驗明正身，綁赴刑場，先將匪徒兩臂砍下，那知

匪徒非常獷，說「這是手臂，不干事，」官兵乃將尖刀刺入心窩，挖出心肝，將七付心肝用酒烹煮，作下酒物，人心爲之大快云云」

手頭沒有報紙，大約總差不多。這不是更痛快更深刻更合現代人的脾胃麼？但是歷史上彷彿有過：什麼朱粲張獻宗等已專美于前，不過他們是流寇，是土匪，怎能和救國救民的武裝同志比呢！我想最好有人編一部「殺人新法」于斬，鋸，吃，炮烙，之外更發明些最痛快最激刺的刑法，以便今後殺人的採用！

十七年九月六日，于浦東。

兩種可注意的

民間趣事

新仔壩的故事

林蘭編
實價四角

這裏面大都是些呆子的故事，在民間普遍地流傳着，是民衆勞働之餘最足解除疲勞，舒暢胸懷的聖品，不獨可使讀者解頤，且爲研究民衆文學者極好的參攷材料。

巧舌婦的故事

林蘭編
實價四角

這是一冊驚人的富有藝術意味的民間故事，在這裏面充滿着鬥智的，譏刺的，調笑的，一語雙關的，天真爛漫的對話，詩歌與對聯，祇就技巧的一點而言，已是關心民衆文藝者所必需注意的了。

關於嬰兒殺害

鐸 予

豈明先生的文章是我愛讀的；他的翻譯尤其是我愛讀的。所以自從我也惶恐地負了留學的招牌跑到這裏之後，就更時常拿豈明先生所譯的日本小說和原文的對照着讀，以求自己在日文上的進益。

語絲三十八期上的嬰兒殺害，雖然譯者在引言裏說了不少客氣話，實在仍是那樣使我愛讀。不過遺憾的是，豈明先生所據的原本稍舊一點；作者在現代三十三人集出版以後已將原文刪改過幾次；在我所搜集到的兩種（新潮社現代脚本叢書第五編內，係大正十三年即一九二四年的第十四版，和改造社出版山本有三戲曲集內嬰兒殺害上，大正十五年即一九二六年的第十版）中就有不少不同的地方。作者的刪改當然並非無意義的，所以我費了些時間，將一九二六年出版的原文和豈明先生的譯文不同的地方抄在下面：

（一）譯文第四頁末行，收舊的對話中「我的妻子去年也死掉，實在倒霉極了」在原文已刪去。

(43)

（二）譯文第五頁白第三行至第五行在原文已將「是什麼時候故去的？」和第四行

小山的對話兒全刪去了：收舊的對話就是：

大少爺麼？那一定很哀悔的吧！既是這樣情形，特別克己收買吧。

(三)譯文十九頁第六行至第七行的改後的譯文應當是：

阿朝 (最初就意外地失敗了，惶恐似地)啊，那是。那麼……

小山 這些都沒有關係的；可是，你的事情是什麼呢？

(四)譯文十九頁十一行前三句應改譯為：

小山 你是女子，所以這麼都不知道，凡為官吏規定不能收受他人一切的禮物。

(五)譯文二十頁十一行應添「至今」二字，即：

小山 為什麼至今沒有報告呢？

(六)譯文廿四頁第九行第一句，因為前文刪後並未說明警察的兒子是什麼時候死

的，所以這裏按原文應改為：「我是剛在新近死了一個兒子。」

(七)譯文廿六頁第四行少一「半」字；

阿朝 不，這還在一年半以前。

(八)譯文二十八頁第八行之後應改譯為：

小山 如此說，你家裏除小孩之外還有老人呢。

阿朝 是。

小山 老人因為年老不能作工麼？

阿朝 噯，所以無論如何我總須得勞動。

(以下和譯文第十行同。)

(九)譯文三十七頁第四行小山的對話中「四五年」改成了「二三年」。

這種微小的笨事或者是十分無聊的也未可知；然而笨人是永遠不知其笨的。
這三頁東西就請充填語絲的補白，或轉寄給豈明先生，也可以的。

十月二十一日，東京。

胡蝶

許欽文著
實價五角半

這個集子是十個有着關連的短篇，作者在敘文中說：我不是個無情者，我底顯不出我底情愛，只是爲着環境的拘束，掙不脫這拘束，是所受心之創傷未愈，現在無論如何，心所愛想的總得想，既然想着了總得寫出來，盡量的寫出心中所蘊蓄的愛情的結果，便成了這個集子，有兩句詩代序「窗前飛過花胡蝶，遊絲一縷任風飄，」可見作者下筆時的心情和含義。

通 信

語絲的先生們：

人家都說青年們又彷徨起來了！

這並不是造謠生事，這是說連一向令人敬佩的吳蔡二先生之流，最近也似乎有了非議——不只是議到革命不革命，也議到人格，其也就不用去提了！那麼該跟着誰跑呢？於是乎發生了一「唯享樂論」，一享樂，自然便成了不彷徨的青年了，

本來向來只有老頭子可以做官的，自從革命成功之後，青年人也有了份了，並且還可以做得蠻大蠻大。

(47)

最近有一個朋友剛從淮北鹽運局某查驗所所長任上回來，他說他只做了五十天，連嫖賭所花千餘元外，尙餘數百元，他說了又抽一口氣，說是充分感到精神之無所寄托，革命似乎在騙人，而麻醉又有時會失去效力的。不過到底麻醉比革命要過得痛快些。天，他曾經是一個革命而又革命的青年，前三年自己總覺得是純潔的了不得，而現在已是一個唯享樂論者了，這無怪乎中國國民黨上海黨訓同學會南區分會徵募基金游藝會要在半淞園售票，抽籤，

(48)

給獎；獎品是腳踏車，留音機，照像機，看誰的額角頭亮，便得到享樂；不亮，也幫助了黨訓同學們享樂！

我也是一個彷徨的青年，並自覺是一個沒飯吃的彷徨勝於精神的，傍徨的青年，故想同人訴訴苦，找一條享樂的路走走。

敬祝

撰安！

虎生自蘇州旅次九，七。